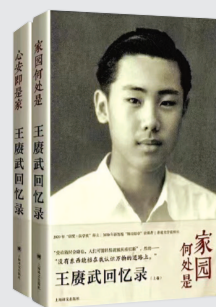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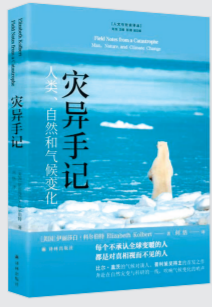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书掠影

海外华人历史学者王康武年近九旬完成这部回忆录,他的人生与百年来自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风云、时代变迁并行,他的求学、治学之路是一代海外华裔学人承继传统、走向世界、追寻自我的缩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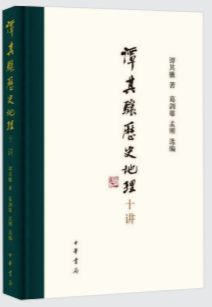


《王康武回忆录》(上下卷)  
王康武 林婷 著  
林纹沛 等译  
上海译文出版社  
2022年9月出版



作者用一线的报道和科学的数据,从极北之地、海滨城市、深山野林和科研机构传来了气候灾难的确凿信息,科学家群体已经达成一致意见,然而普通民众尚未警醒。

《灾异手记:人类、自然和气候变化》  
[美]伊丽莎·科尔伯特 著  
何恬译  
译林出版社  
2022年9月出版



葛剑雄教授从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成果中,精选出最重要且具代表性的篇章,汇为此书,包括谭先生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主编,对这一学科所做的根本性定位与思考。

《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》  
谭其骧 著  
葛剑雄 孟刚 选编  
中华书局  
2022年8月出版



本书以专题讨论和个案研究两条线索,勾勒中国当代摄影图景,专题中国当代摄影纪实摄影、肖像摄影、都市摄影等摄影类型的发展;个案部分从摄影家代表入手,展现多样且生动的摄影实践。

《中国当代摄影景观(1980-2020)》  
顾铮 著  
上海人民出版社  
2022年7月出版



作者从日常生活切入,通过101个寓意丰厚的小故事引导读者思考101个重要的哲学问题。很多问题本身没有答案,但能从中领略到哲学的渊博和深刻,更能让哲学思考成为一种习惯和能力。

《101个哲学问题》  
[美]马丁·科恩 著  
殷圆圆 译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
2022年7月出版

书人茶话

# 制造“美味”:当“吃”进入“记忆之场”

于京东

在上世纪80年代,法国文化部在遗产保护领域先后推出了一系列“新政”,提倡“公共遗产”的概念理应与时俱进,除历史古迹、风景名胜、传统建筑之外,也要面向大众社会和当下生活,而那些著名的餐厅、商店、市场以及享誉海内外的菜肴、特产与国民老字号等都是传承和塑造法兰西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。因此,“记忆之场”(lieux de mémoire)一词被发掘出来,用来弥补以往的“历史建筑”(monument historique)在指代上的不足。这个源自于1960年代新史学运动的术语,不仅关注具有纪念意义的地理性场所,还格外地强调典范、特色、象征等“非物质之物”。这其中,美食构成了尤为关键的部分,更是所谓的法兰西特性与“高雅社会”文化的基础——在1984年皮埃尔·诺拉主持编写的《记忆之场》一书中,“特色”(Singulartés)一卷就包括美食、咖啡、葡萄酒与葡萄酒园等篇章,而最后一章对普鲁斯特文学记忆的考察,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着重度世界的玛德莱娜蛋糕而展开的。与此同时,在现实的舆论和政策领域,“美食节”“遗产日”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”等活动渐趋兴盛,这进一步促成了大众休闲领域的新概念与文化史研究的融合。一方面,民间的画册、食谱、菜单、日志、口述材料等都被囊括进了史料范畴;另一方面,聚焦日常生活、民族传统与餐饮文化的作品也更多,这不仅推动了公共史学的发展,还成就了大量的畅销读物。



《饕:贪吃的历史》  
[法]弗洛朗·凯利耶 著  
黄荪译  
译林出版社出版



《厨房里的哲学家》  
[法]让·安泰尔姆·布里亚-萨瓦兰 著  
敦一夫 付丽娜 译  
译林出版社出版



《国王的餐桌》  
[法]弗雷德里克·芒弗兰 等著  
张文英 译  
商务印书馆出版



《餐桌上的历史》  
[法]马里翁·戈德弗鲁瓦 等著  
露西尔·克莱尔 绘  
赵克非 译  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

《食物简史》  
[法]雅克·阿塔利 著  
吕一民 等译  
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

康、旅行和消费的新型文化,一步步获得公共伦理与社会合法性的过程。

在早期基督教世界,“饕餮”不仅是七宗罪之一,也不符合理性、节制的人文主义精神,宗教和世俗领域对饮食都有规定和限制,这也引发了一些来自民间的反叛。到中世纪时,知识分子当中的“哥利亚德”(goliard)群体——放荡不羁、蔑视秩序的年轻人,往往就取自“贪吃”(gula)一词的本义。一些文人和画家所描摹的“极乐世界”通常也以美酒佳肴为表征,在这里,人们不必再受教会与贫苦的烦扰,可以毫无负担地追求物质享受与肉体快乐。

到了16世纪,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在饮食、餐桌与厨房文化上的差异日趋明显。以英法两国为例,英国社会强调去天主教、反君主专制及其宫廷文化,而同一时期的法国却追捧、效仿贵族饮食文化,旧制度末期的法国教会甚至试图对宴会享乐进行“祛罪化”,尽管正餐外的零嘴、偷吃和贪食行为依旧会遭到谴责,但餐桌之上的分享、和睦和礼仪得到颂扬,换言之,只要遵循一定的规范,享受美食就无伤大雅,凯利耶称此为“食欲文明化”。

这种食欲的文明化也是17世纪以后法兰西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,后

者在食物供给、料理规则、餐桌礼仪之外,从上到下还形成了一整套推崇风土物产与食客文化的多元话语体系。对食物的态度也由以往的贪吃、暴食向精致、考究的方向发展。到17世纪中期以后,法国不仅新增了大量的烹饪书籍,比如1656年的《大厨弗朗索瓦》,还出现了致力于更高级的美食品鉴与生活艺术的评价作品,像拉雷尼埃尔的《饕客年鉴》、格里莫的《宴客指南》,不仅仅在谈论吃食,而是“教人如何去美好生活”。

与这股美食文学创作浪潮相伴的是寻味之旅的出现,路易十四统治时期,尽管宫廷在凡尔赛,但许多人也会出于贪吃、猎奇或冒险的喜好而四处去巡游,这种旅行可以是在巴黎市内寻一个好去处,也可以是在全国甚至是全欧洲范围内漫步,探寻营养美食路线。到了18、19世纪,随着近代旅游业的兴起,工业社会的中产阶级开始效仿17世纪贵族的环游运动(Grand Tour),利用闲暇时间来外出寻访和消遣,而其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打卡和品鉴当地的美食。同一时期,铁路的出现则大大便利了这种寻味之旅的开展。相应的,《米其林指南》这一类的旅行手册也开始风靡,对于爱好美食的老饕来说,它们就是律法和先知,不仅可以给你实用的建议,教你如何选择餐

馆,怎样找到特色小吃,还能及时地提醒游客避免那些坑蒙拐骗等等。

## 餐桌:社会联结与等级秩序的呈现

从宗教上的“祛罪”,到宫廷所示范的高雅品位,再到大众寻味之旅的流行,都为现代美食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。1826年,布里亚-萨瓦兰在《厨房里的哲学家》(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)中试图提出一套基于餐饮乐趣的科学理论,这一方面借鉴了同一时期化学、生理学和营养学的研究成果,另一方面迎合了新型公共舆论对健康、品质、时尚的关注。因此,凯利耶在书的结尾援引了布里亚-萨瓦兰的话:“美食是最重要的社会联结之一,通过传播这种聚会欢宴的精神,每天都让不同阶层的人聚在一起,把他们凝聚成一个整体,让谈话变得活跃,让棱角磨平。”从这个角度来看,美食史研究也就符合皮埃尔·诺拉所倡导的历史书写从民族性向遗产性的过渡——当过去

的重大事件与英雄叙事变成消费主义时代的日常事物,新的集体神话就是由种种关于过去的记忆与复数、小写的历史而组成。

在写作此书时,凯利耶有多处参考了埃利亚斯的研究,后者在《宫廷社会》中指出,厨房、餐饮与宴席无疑是社会结构的指针,与吃喝相关的一切之所以细致分化,是因为这些外在事物构成了社会分化的手段,以形式体现等级,而这种社会联结与秩序结构最直观的呈现通常就是在餐桌上。对此,凯利耶在2007年出版的《法国的餐桌》一书中有更加系统的讨论,从葡萄酒的颜色到面包的味道,从汤的成分到上菜的顺序,从香料的衰落到美洲作物的到来,凯利耶试图描绘一幅关于吃的全景图,其内容不仅涵盖了烹饪技术、饮食习惯与餐桌礼仪,还试图探究文化表象背后的民族特性与公共精神。

受此书影响,法国国家图书馆在2015年出版了《国王的餐桌》(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)一书,在其馆藏的插图与多次特展的基础上,分别从国王膳食、宫廷宴会、菜品食谱、史料记述等角度出发,探讨一种自王朝时代便兴起,大革命期间继续保留,传承至今并影响世界的法兰西餐桌文化。本书的特色是通过图像、绘画来分析不同时期的食材(包括甜点、调料和饮品)、烹饪、厨具、餐桌、节日宴会文化及其变迁,而17世纪以后大量反映宫廷与贵族生活的版画,年历以及流行的肖像、静物画等构成了关键的叙事材料。作者通过对图像的分析描绘,以图说史,不仅展示了上流社会的饮食场景,还穿插了拉伯雷、福楼拜等人的文学名篇,进而形成一部聚焦微观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另类法国史。

## 美食,另一个维度的共同体史书写

2016年,基于相似创作理念,马里翁·戈德弗鲁瓦和格洛维埃·德克特两人通过选取“缔造世界的50道菜谱”而撰写了《餐桌上的历史》(上海文化出版社2022年版)。不过,与以往单纯围绕法国、强调法兰西特性的写作不同,此书的定位是以法国为中心的世界史,殖民地、新世界、亚洲与中东都被纳入到作者的

视野中。另一位学者雅克·阿塔利在2019年则从更为宏大的人类普遍史角度撰写了《食物简史:从餐桌上认识全世界》(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),试图梳理从古至今、百科全书式的人类饮食史。

凯利耶之后的这三本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扩展了研究范畴,进而更多地呈现为学术性有限的畅销读物(尤其是后两本采取以点带面的宏大历史叙事),但这些都是以食物与人的关系为线索,追溯其历史,尽管都属于广义上的文化史,但这些“吃”的文化并非孤立,因而在论述中都会涉及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等内容。如果说食物指的是“吃”的自然属性的话,美食更强调“吃”的社会文化属性,而美味则更是在享用美食基础上所形成的话语、规则与礼仪秩序,它们在旧制度时期构成了身份等级与权力展示的窗口,在消费社会的集体聚餐中也依然保持着活力。当然,聚餐本就具有人类学和宗教的双重意义,在非洲的部落至今仍保留着共餐的仪式,而宗教语境中“最后的晚餐”“领圣餐”等就是一种共同体构建的方式。从古希腊斯巴达的共餐制,到中世纪行会的集体宴饮,再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民族餐桌,美食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另一个维度的共同体史。

即便在今天,藉由饮食、餐桌所彰显的社会等级制在大众寻味与“平民厨房”的流行趋势下并未消失,而是隐匿到更加微观、日常的生活场景中——女性嗜甜的刻板印象很难不与两性秩序相关,而至今仍风靡的米其林餐厅评级本质上仍是美味等级化。与此同时,食品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已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,无论是个体、地方还是整个民族,都需要为捍卫自己的饮食模式而加入一场场无声的战斗。比如最近在圈内引发热议的资本布局预制菜市场,支持者认为这是新的风口,甚至是广义上的健康革命、厨房革命;反对者则认为,这是在无情地剥夺我们享受新鲜美食的权利。不过,无论菜品、厨房与餐桌如何变化,消费主义时代的人们已经无需再假借道德或健康之名,可以毫不掩饰地追求贪吃之乐,成为“美食的俘虏”,并且除了测评、吃播与美食探店等合理由头之外,他们也还常常高举着享受美好生活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旗。

三味书屋

据古希腊经典,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,被许诺其后裔将拥有一片流淌着牛奶与蜜的地方,亦即迦南,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漂流40年,终由约书亚带领而进入的土地,就是应许之地(The Promised Land),是一个人与一群人命中注定的归属之地。对于吉狄马加来说,他的身份,也是他的自我定位,是一位中国的彝人之子。他与近千万彝族同胞所居住的大西南,从云南的哀牢山、无量山,到贵州的六盘水,直到四川的大凉山,就是属于他的应许之地——

在那个名字叫尼子马列的地方,祖辈的声名是如此显赫,无数的坐骑在半山悠闲地吃草,成群的牛羊,如同天空的白云。

多少宾客从远方慕名而来,宰杀牲口才足以表达主人的盛情。就是在大凉山腹地的深处,这个家族的美名也被传播。

——《献给妈妈的二十首十四行诗·故土》

在炎天如火的盛夏,我有幸到了大凉山的腹地,布拖,昭觉,受到过彝族兄弟宰杀牛羊的款待,俯就那反季节的塘边撒撒的火,听着黑毡毡的男人用口弦和木叶说着更巧的话,看姑娘们顶着灿烂的银饰和更加灿烂的笑容。这个尚黑的民族,凝重而横放,有着对太阳灼热的崇拜。这片土地的奶和蜜,是燕麦、苦荞与土豆,是壮如牛犊的野生黑羊,是丰富的风光水电。这是吉狄马加的血胤与方言所出的地方,一回到家乡,他那种自在和自由啊,从身到心都足可躺平,因为,“先人

的骨灰仍沉睡在这里,唯有无言的故土还在接纳亡灵,它是我们永生永世的长眠之地”。

所以,有时我们不禁会嫉妒吉狄马加,他不是一个人,他一写就是一个民族。这是一个跟汉族一样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,有自己古老的文字和历法,创造过十多部古代创世史诗。吉狄马加的诗,是这个民族在现代汉语中的形象代言,他是在用抒情诗的形式来写他的民族志,而这正是其使命与职责所在。在与阿多尼斯的对话中,他说过:“因为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在任何精神表达中都不会是没有关系的,我历来认为诗歌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的一种表达,更重要的是它还要表现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,否则我们的诗歌就很难引起他人心灵的共鸣。”

这种民族志书写的精神取向,使吉狄马加的诗成为中国当代诗人写作谱系中独一无二的存在,也可以说,是一个异数。其风格的典型标志,就是他总是在共名的意象上使用他的词汇。在吉狄马加的诗中,河流不再是一条具体的河流,而是从彝族的创世史诗里流出;山,是神秘的力量的汇聚;鹰,是诗神的图腾;至于雪豹,“我的命是一百匹马的命,是一千头牛的命,是一万个人的命”,而不只是他自己的命。于是,出现在吉狄马加诗中的,“人”都具有“类”的意味,“民”都给人“族”的感觉。他的“姐姐”,是所有彝族人的姐姐;他的“母亲”,是所有彝族人的母亲。

# 吉狄马加的关键词

江弱水

所以,在嫉妒诗人的同时,我们有时也不免替他倍感压力。一种资产的负累,使得吉狄马加罕有论诗即此诗的时刻,他的人物总是被置于深邃而广阔的背景之下,不是由其本义,而是由其引申义而发挥作用。比如《最后的酒徒》:“在小小的酒桌上,你伸出狮子的爪子,写一首最温柔的情诗。”张力十足,有着清晰的即视感,但诗人立刻就给予了虚化,提醒我们这是酋长的儿子,血液里布满冲突,草原的逝去使他一生哀哀嗚嗚。狮子的爪子是白描,血液里的冲突是评论,吉狄马加诗中的当下这一刻很少会单独呈现其自足的意义,而往往隐括了一个人的一生,而这个人的一生又总是联系着众生。

这种共名式的写作,在最好的时候,确实能够创造出杰作。如下面这首《致布拖少女》——

你细长的脖子  
能赛过阿呷查莫鸟的美丽颈项  
你的眼睛是湖水倒映的星光  
你的前额如同金子  
你悬着蜜蜂的记忆  
你高高的银质领箍  
是一块网织的悬岩  
你神奇多姿的裙裾  
在黄昏退潮的时候  
为夜的来临尽情揉浪  
你那光滑的肌肤  
恰似初夏的风穿越撒满松针的幽谷

然后悄悄地掠过母羊的腹部

你的呼吸回旋如梦幻  
万物在你的鼻息下  
摇动一颗颗金色的晨露  
你的笑声  
起伏就像天上的云雀  
可以断定  
因为你的舞步  
山脉的每一次碰撞  
牛角的每一次冲撞  
都预示着秋天的成熟

精确而又如梦幻般的意象,大胆而贴切的比喻,长长短短的句子交织递进,构成曼妙的旋律。诗中的布拖少女是一个共名,诗人赋予了对象以不可替代的独特性,比如阿呷查莫鸟,就是大凉山一种长颈而漂亮的鸟。

我记得北塔在评论吉狄马加的诗时,曾经指出诗人偏爱使用全称的判断,比如“全部”“一切”“所有”“任何”等,以及具有如此内涵的词语如“世界”“宇宙”“人类”“永恒”等。这与共名式的词汇与意象一起,成就了他的追求崇高的风格。

在与澳大利亚诗人马克·特里尼克的对谈中,吉狄马加说:“太阳啊,土地啊,河流啊,这样一些土著民族生活里赖以生存的元素,或者带着一些象征性的东西,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,已经成为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,包括我们和土地的关系,和生活环境的关系,对土地的理解。”

“元素”和“象征”,他已经把握了自我风格之密钥。

吉狄马加的诗,形制上兼具匠心与魄力,近于声歌,宜于谱曲。我在大凉山,就曾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彝族男女倾情歌唱吉狄马加的诗所谱的歌,汉语之歌明朗而深沉,彝语之歌率然而神秘。而我读他的诗集《火焰上的辩词》,则有一种感觉,觉得每一首都仿佛序曲,是为展开更为宏阔的戏剧性画面而预演的抒情性咏叹。现代主义诗歌的沉思与冥想,往往借助音乐的结构,造成内在的旋律,诉诸人的隐秘之内心。而吉狄马加更明亮的声音,编织着充满现代感性的语句,形成丰富的变奏,有如高腔的谣曲,在无限广阔的空间反复回荡。比如美国诗人杰克·赫希曼所赞赏的长诗《致马雅可夫斯基》,将救赎与重生的主题铺叙并不断深化,最终停驻于曙光照耀的群山之巅与人类道德法庭的最高处。那是连绵不断的乐句一波一波的起伏汹涌,但绝不泛滥无归,而是张弛有致,如赫希曼所称道的,“带着形象、韵律和呼吸的庄严”。

吉狄马加是具有世界性视野的诗人,他的诗歌胃口近乎饕餮,其营养不仅仅在于他本民族的史诗与诗所谱的歌,来自各国用不同的语言所写的诗歌。就我自觉有限的阅读面所及,他的写作风格更接近南美大陆的聂鲁达、加勃里埃的沃尔科特,还有巴勒斯坦的达尔维什。他们的诗歌主题之一,正是各自民族的应许之地。达尔维什、沃尔科特、阿多



《火焰上的辩词》  
吉狄马加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尼斯、吉狄马加,他们都是通过一种民族志的书写,写出各自的民族志。

所以说,吉狄马加不仅仅只是彝人之子。他曾经说过:“我不仅关注彝族人,也关注这世界上所有地域的每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。作为一个诗人,如果没有足够广阔的视野和胸怀来关注这个世界,他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。”也就因此,应许之地对于吉狄马加,就从大凉山的腹地延展开去,扩散为整个中华大地,直到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。在这个世界并非杞人忧天”一诗中,他早已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批判。他看见今天的人类高举着机器与逻辑的镰刀高歌猛进,而无法摆脱这个地球遭遇不幸的生命在耳边留下的沉重叹息。现在,他又发表了新作《应许之地》(《十月》,2022年第4期)。他,呼唤自然力与人的原始欲念,让它们重逢于颤栗的蜂巢。这是未来时代的达尔维什的诗人,“还站在固定的位列歌唱”——

因为他的召唤,河流会被感动  
群山的肃穆超过了任何一个时刻……